

熱血醫者助病友重拾人生

專訪臺大新竹分院神經部陳凱翔醫師



身為醫者，陳醫師不僅治療患者的病，更想重建病人的心。面對無法根治的巴金森病，陳醫師願為所有病友的人生夥伴，竭盡所能幫助巴友重新回到原有的人生。

採訪·撰稿／林家鵬

去年甫從台大醫院轉調至台大新竹分院的神經科醫師陳凱翔，2006年自台北醫學大學畢業後，歷任台大醫院神經部住院醫師、總醫師和主治醫師，近年專注於巴金森病的治療及研究。外型斯文、衣著簡潔的他，乍看之下和一般年輕人沒什麼不同；但是當他一開口，熱切地談論著關於神經醫學與巴金森病人的種種，便讓人強烈感受到他對病人的用心與熱情。

對大腦的運作機制深深著迷

由於對大腦決定人類思想行為的運作機制感到好奇，而且發現醫學界對於腦部的研究仍有許多待開發的部分，陳凱翔在進入醫學院之初，即對精神科及神經科特別感興趣。

大二那年的生理課，陳醫師接觸到關於腦部基底核的研究。在那次的學習中，他了解到神經科的領域並不限於大腦皮質層功能的探討；舉凡動作的形成、訊息的傳遞等，都

屬於神經學的範疇；而學習方法上，他感受到神經學是一門敘事清晰、條理分明，重視客觀性及邏輯性的學問。凡此種種，讓他對神經醫學的學習與研究深深著迷。

憑著這股熱情，陳醫師在醫學院畢業後即投身神經醫學的領域；更在實際接觸神經科病人之後。決定專注於巴金森病的臨床服務與研究。

深信巴金森病有機會突破

由於神經科的疾病有不少屬於退化性疾病，在治療上多半只能消極地控制不使其惡化，無法獲得顯著的治療成效。陳醫師感慨，做為一個醫師，能給病人的協助有時很有限。

然而這並未減損他對神經醫學的信心和熱忱。一心想為病人提供更多幫助的陳醫師發現，巴金森病不同於其他神經疾病，醫師可以透過投藥和治療計畫等，幫助病人回到

正常生活。這讓陳醫師受到相當大的鼓舞，也因此更積極全心投入巴金森病的治療與研究。陳醫師認為，既然初期的巴金森病人可以用藥物改善病情，即表示治療此病必有答案。他深信只要繼續窮究致病機轉，巴金森的治療必有機會突破！

在找尋巴金森解答的過程中，最讓他振奮的，便是親眼目睹「深腦刺激術」給病人的幫助。在台大擔任住院醫師時，陳醫師曾跟隨台大醫院戴春暉醫師研究深腦刺激術（Deep Brain Stimulation, DBS）。手術台上，一個接受藥物治療多年，開關現象已逐漸嚴重的病人，在手術後啟動電源的那一剎那，竟然立即能活動自如，其神效有如魔術一般！那種對病人有實質幫助的成就感，帶給陳醫師非常大的動能。

千方百計協助病友重拾人生

雖然巴金森病也是神經退化性疾病的一種，但由於病程很長，病況變化速度相對緩慢，醫師有比較多的機會藉由藥物或手術幫助病人。就算是患病多年，藥物副作用已較嚴重而須住院的病友，仍能仔細研究其病程與用藥紀錄、比對其生活功能變化，從中找出改善之道，幫助患者重回正常生活。

陳醫師表示，病人一開始多半是沮喪的，對治療沒信心；身為一個醫者，他會設法引導病人看到希望，只要病人願意積極與醫師配合治療，多半能重拾信心。而醫師給予病人的幫助，也不只是開藥與手術而已。陳醫師總是會鼓勵病人「別因為生病而放棄原有的生活」，要學著與疾病和平相處，過程中遇有任何問題，醫師都非常樂意幫忙找尋

解決之道；即使每個病人的狀況都不同，總是要為不同的病人量身訂製不同的答案。陳醫師樂於成為病人與巴金森共舞的生活指導員，因為，對他來說，「病人有機會重新回歸正常的人生，是作為一個醫師最大的期盼，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人滿足了。」

承先啟後展望未來

從台北轉調至新竹後，陳醫師深感新竹地區神經科醫師在人數與比例上都明顯不足；患者能獲得的醫療資源相對較少，為此，陳醫師將加強與總院的交流，提供本地病患一致的醫療服務。在臨床實驗方面，現階段希望能與總院合作；未來，更希望能在顫抖、異動症、深腦刺激等領域發展新議題，讓新竹分院成為台大神經學研究團隊的一員。

在病友關懷與互動方面，陳醫師十分感念吳瑞美教授的啟迪。未來，他希望以台灣巴金森之友協會為楷模，多舉辦醫學講座、編印衛教資料，向病友和家屬推廣巴金森病的病理與照護知識。因為，陳醫師要告訴巴金森病友：別把巴金森當絕症，與醫師合作、以醫師為夥伴，便能重拾原來的人生。

